

程







精舍

瑶草園初集卷之一

武林吳之鯨伯霖甫著

門人徐日父子卿甫

六經圖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萬

圖書之

祖也然圖呈於龍馬書兆於龜文皆

有語言

矣伏羲定竒偶為八卦而干支

生三聖人演為家傳辭而窮



化果不出其範圍矣尚書紀唐

於周末毛詩列十五國風推明

姬祚而

春秋作

坤籠

圖始

而二禮上備周官下臚述作用以勅

魯獨守禮俱若有預告之者詩亡歟

成周之盛而繫魯商於頌餘厥後秦

而二禮上備周官下臚述作用以勅

絡天地則六經之用大矣哉而無一不

漢儒依經作緯以至註疏降為訓詁而凡言纂

衍兔嗥鬼嘯竭鄧林不足以供秦灰圖書之用

日廣而濫觴日不可塞聖人復起柰之何哉其

在於今則經存而緯廢書存而圖廢矣正如瀛

海浩淼而莫睹崑崙之源宗潢蕃庶雲

不辨高曾鬚眉何況鼻祖乎而詭云

竟忘祖之所自出何為者也六經圖

皆為壁無長幄而編圖為書摩刻於

年

乾道元

年已久

不禘

十億

盛行今漸漫天余同年郭



餘十

尚談二酉而於二經研討不遺  
訂訛正謬懸之通都俾洛誦之

孫恍然會心若古聖耳提面命負劍

咄詔之

躍躍可聽始知日月星辰山川草木

為秋蟲

車旂簞笠無一非文而又反諸語言

之初

奇偶未分之始君其問諸龜龍乎噫

編蒲

帶鋤寫籀昔苦無書乃更淵瞻魏舒自課每百  
日得一經賈逵弱冠能誦五經而虞世南云不

讀易不可以為宰相因信古人左圖右史深心  
考索方稱善讀書今人遊戲涉獵輦悅其口欲  
求閱覽博物君子萬不得一是圖尤鉞之亟  
需者也無虞之功懋矣

蘇長公易解叙

東坡先生自嶺表歸謂錢濟民曰余

海外了

得

書悉以付子慎勿示人三十年

今去東坡幾百矢而三書猶



之知東坡者又必以此三書  
讀  
歟耶說者謂天地之音洩於易  
至易之後音盡蓋數聖人以點畫刻  
黃又以  
文字剖點畫加我數年十翼始就世  
七父焉  
用續貂後起者甲乙紛紛一以天道  
而批  
其根一以人事言易而剝其葉至諸緯  
出而  
經始廢則解易者之過也雖然易之道如中衢  
而致尊隨意斟酌滿量而止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川流砥止何非自然苟其闡  
合性情妙參上炁吹萬不同皆足以立說而傳  
於世正不必顯屬天道顯屬人事以相  
角也  
晉人日握麈尾據座譚易玄言如晉  
說不  
盡傳迺風流至今可挹噫安得澄心  
作之士  
盡破拘攣而與之善解無解哉漢唐  
天才超  
越者子長之後始有東坡而所經歷萬死一生  
煙嵐寧馬一卽波慘亦埒然其  
天達觀安排



乘化雖有窮阨樂如鈞天深于東坡者知其生  
平善用易也茲解成自海外而其洗心妙運抉  
幽證虛泠泠乎如奏寒玉飄飄乎如飛葉而  
升曾霄瑟瑟乎如吸沆瀣而授上直明乎如  
鑒碧沚而忽覩本來也謂之東坡之不可即  
謂之天地之易又奚不可哉有東坡之而易  
之奇迺益見安可令其與白草玄蟬暗中映射  
而不復與天地之易並著通都也因與馮生共

雙言而缺之尋與書論語一解及欒城先生詩解  
合爲四帙行於世

莊子郭註序

夫日月之垂子與經並著矣愚嘗以  
子妄謂老氏探易之微而莊生達詩  
易奇耦適變道貴因時而老氏專士  
處錚守雌剛迺不摧其熟篝於剝復貞勝之會  
而據其先者耶詩書駁矣禪代  
詠之際以通



朝聘宴饗之間爲誓爲誥侑有宰侑有謠賓主  
獻酬不以情於中設巫祝焉而收卷議於衢樽  
故夫子嘗曰夏道未瀆辭不大聖於一般人未  
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未瀆神而嘗刑罰窮  
矣噫舍窳怨之世而紛紛焉何其多以莊生  
盡捐方內而出其繆悠河漢之詞非禮玄非  
名非法務駕其說於禮樂文章之外以自愉快  
使人驟讀之若脫遺廬而游廣莫却沸羨而飲

清泠豈非典謨之外臣而風雅之驕子哉宇宙  
之理無窮縱橫皆是有六經主持於上而令六  
子鼓吹休明正如山出器車河出龍馬必時  
見而不可謂非王者之瑞洋洋乎真之偉  
觀也已然嘗讀莊生天下篇其所抗有俱名  
法權術家言以自雄長而未嘗及周之徒至  
所稱述如蒲衣雲將俱不可知之人而獨不能  
忘情於同時之惠子其書五車以不傳遠交



近攻倘亦名根未化矣故嘗曰六經無意爲言者也萬世受其德與功而莫知所報而始哀而尊之爲經六子者有意立言者也其德無所自見則托之論著以寄其不朽噫有言已不免捨布帛而就錦綺捐菽粟而求老莊猶然而况其下焉者乎後世註莊子者而郭子玄最著其微言奧義未必詭于周孔而悟超二氏識者稱其妙發竒趣大振玄風又謂

爲郭象之南華非莊子之南華夫惟不倚傍諸家而後爲莊生不訓詁南華而後爲郭象士有靈心自然合道卽片言可以行遠苟此持鉢雖剗心鏤骨何益也此編向無善本孟陽精校付梓居然兩南華共標玄賞採令梁塵不飛素冰宵暎境地之清苒於此奚但莊生之功臣抑亦子玄之知己矣

易旨傳解序



夫六經之昭垂於日月獨易本者圖書以留渾  
沌之竒而藏天地間靈異之氣主人剖判精  
微爲道苞蓄宣律繁瑞文其在茲漢求之訓  
詰而其勝爲印沙宋人求之名理而上爲鏤  
冰輔嗣綴以微言子瞻証之夙悟心施孟  
異聞周韓殊旨而漆書愈晦反不若無之畫  
可以存天地自然之易矣然玉筭通靈二爻夢  
啖仁見爲仁智見爲智道大恢恢何所不該苟

能探契壺符握机定矩以撐霆裂月之筆標陰  
陽異同之旨皆所稱鼓吹聖真樹翼文明者也  
雲間吳懷野先生以禮起家而尤深於鍊搗

三折愈究其精盖嘗用之以佐通都士政

績燁然卷舒合節年未懸車舞雛家此而能

潛韜之愈顯豈非主持造化參伍者歟乃

出其積思爲易旨傳解二書上奉爲鴻寶

珍爲雞犀幃燈傳錄已播三吳夕有未見者



今特合鑿以懸之國門使與日月並著當其抉  
幽抒微宣奧啟秘且稱四聖萬

天特洛閩功

臣卽淮南之九師劉向之五子朱雲  
鹿伏鼻容擲瓦於何晏且不足方此  
乎當漢全盛時士能通一經俱徵爲  
署天子每爲立施孟梁丘易復立京氏  
者至位師傅賜養牛上尊抑何尊經如此今國  
家以六籍著令甲士修此爲津梁而不必有發

明羽翼之者經術倘日詘歟如吳先生覃著作  
以紹述先賢聖千載之業當且宣敷宏禮益暢  
其說易之旨爲天下窮經者勸士之電  
藻潤昭代不止以訓釋已者則茲刻  
其利溥矣

風之

蘇長公文評註序

自漢以來惟子長可以稱學世  
乃千載下猶能令人主嘉其樸忠  
各士法其經

如可以稱才



畫荒徼珍其墨妙山農埜雅詠其入真南國佳  
人慕其洒逸道家指爲金仙謂爲古佛則

又惟子瞻可稱風流獨擅昔謝霜回七寶靈

檀几隨念所及文字輒現隸篆真草小如意

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謂此

必子瞻靈爽所憑不然何以潑撒乃爾瞻詩

爲王龜齡註贈炙今古而文獨缺然人亦未有

及之者吳興王復之英年超詣博物閱覽讀子

瞻文隨筆評註稗官正史百家縱橫毫端竒宕

道快莫謂靈檀絕影也新語之有孝標三國志

之有松之分據勝地而相因爲名余晤之湖

上手把是編一再披賞五色飛動子眉榻

榻在叅寥六一泉石間矣榻

蘇長公警悟詩跋榻

雲棲大師偶拈白香山詩作榻也余時時寘

案頭披吟一過覺靈籟流空心榻澄寂真火宅



中清涼散也間從大師游竊願以坡公爲副師  
首肯因復指示不佞而余門人如素飯心  
大師見而喜之亟梓送雲棲并以爲公而蘇白  
兩公警悟語可並播宇內矣噫世人勞薰習  
役役昏晝正如寢關曝纈墮蝻難定見清  
空澹泊之辭曠達解脫之旨便灑然拒魔風  
頓掃乃知自性妙明原非熱焰聞聲冥契卽返  
安和猶之身在異國忽聽鄉音彼此俱了何煩

譯使耶大師用二公遊戲之伎就口頭機鋒一  
經指出便令賢愚共証躁妄都除露溢軍持冰  
壺薦爽其勝於般遮之瑞響漁山之神多矣  
余嘉孟如之意而以數言爲贅

翁周埜先生四書解序

今之學士家綦盛矣昔人言正文體如正師  
說而浸淫於二氏稗官者尚以爲奇今皆  
知鋤茅滌穢而一稟於六經聖賢之正脉一盛



也昔之司洛誦者必奉箋釋爲力今墨守者排  
新說輸攻者闢朱註今皆看心朱註不可  
廢而知融通以察其安新說不盡非能參駁  
以證其謬二盛也昔時童習白守者或問大  
全蒙引存疑止矣探河窮源此爲嶷祖而  
牽制文義反爲十二時轉今知內寃性一言其  
所信眼前口頭忽經拈出天花獻供石丈點頭  
三盛也所可虞者靈氣漸薄古質不存多尖酸

碎冷之趣而少沉毅博奧之觀則氣運之回自  
有默承默當者矣執文之從解題生也如莖節  
之具於蓓蕾也解以肖經旨文以抒解世有  
不辨織組而成雲漢黼黻之章未諳心而臻  
穿揚射鵬之妙者乎不佞與內兄翁允幼同  
席研每疏一章送難質疑或相苦音不佞於  
此竊負微長子先遇意會時心相賞間有  
當機逗滯索之傳註索之諸家言解卒不得而



得之枕上與中沒理沒會之際  
函寄子先互爲印可  
惟中士  
者未敢示

人而不謂子先我成帙也  
子先苦  
爲儒二

十年無學究氣苦心爲吏二十年無  
介氣生

平無他嗜出則聽政入則解書嘗曰  
此謝斷

與經訓未嘗異也有一定不撓之法有  
變不

測之情情得而法伸吾歛手惟命而已  
噫此四

書解所爲不執臆見不勦陳說獨抒會悟洞中

肯窾矣乎若非心境清真根基堅定安能於簿

書旁伍夷僚雜選之場表裏澄徹筆墨閒適如

此也其尤擅勝者盡掃浮游空蕩而力  
之醇

正明達平常恰好語自耐無限咀嚼  
入聖緒

之羽翼世波之鍼砭矣嗟嗟高山流  
非鍾期

不解也犢鳴禽語非介葛公冶不解  
內景揅

荒非岐伯不解也雲籤玉笈  
不解也拈

花示衆非文殊不解也卽無所不說  
僅一如愚



之子而由求商賜且侍側不相印入何望萬世  
下哉故片語入微栩栩神動以食醒可以  
醉可舞可歌天下莫有樂於此者正解人不  
得談何容易子先試懸之通都必有其解者  
於以挽櫟歸雅助揚自邇隆之盛不佞樂觀其成矣

忠貞合璧序

昔者叔孫穆叔之稱不朽也曰德曰功曰言夫  
德尚矣綜攝三綱稟該百行生爲玄達沒則授  
危叅契兩儀淑靈千禩乃言則僅僅素帛文犀  
摘雲畫藻之是務已哉標程鑄范核實以微上  
景高風下章瑋節發千載之生氣振以之賜  
光用以陶冶萬形維持世道則言之可以已  
也歷代考聞惇史爲政大自旋乾薄以以及潛  
懿幽輝縹緗所載皆能響振以薰蘭蕙郁  
乎盛矣



高皇定鼎用夏變夷名義之正意  
迺列代且於  
助勦干戈之始凡遇節烈亟亟  
益以廣厲

四維敷錫庶極比至遜國諸賢爭先  
命無不

氣于皦日志埒秋霜納肝斷臂之風  
百啣鬚

之槩墳笈如貫非我  
千道之

高皇作人至意何以鑠耀爾爾哉友人  
子仁

夙擅博雅於書靡所不究每讀古今忠貞事輒

低回涵咏移晷不休間嘗謂  
國朝褒忠獎節

燦如日星而遜國諸臣紀事多缺乃蒐彙成集

人爲什什爲句竊取  
列聖褒恤之意標曰忠

義存褒孚齋王公輩序其首士林膾炙  
矣旣

又採古今貞烈卓偉者亦人爲傳句  
卷標

曰貞烈維風安節吳公輩序其首客  
見之者

亟嘆賞謂子仁用意殷懃矣先儒不  
乎忠者

禮義之宗貞者萬行之本家  
所藉謂何

結帨贄榛我儀靡忒綱常大閑  
以加茲助流



倫教缺一不可盍合侵以布通邨且皇明紀  
載浩繁旣不便繙閱埜史復之而內訓自  
班惠女誠劉向列女傳外別無特書一彤管諸  
編又雜以桑間之語是書出其治世一賡歌良  
臣之弦常雞鳴之琴瑟擊壤之玉缶一犬狙處  
變先驅幃德秦鏡已也遂授刻而題之一忠貞  
合璧夫聲詩必類以託於穆叔之不朽則人人  
有同心不煩多詞矣

西湖雙忠傳題辭

南宋勲臣最著者必稱張韓劉岳而其間身名  
俱泰錫爵秉圭枝姓綿長者蘄王獨當一盛不  
世之功垂成忽敗巨奸釜鬲竒冤莫辨鄂王  
獨受其慘乃余嘗謂二王心行始終一弗同者  
以徒步起家終身在矢石鋒鏑之中一也所  
當無前號萬人敵內足以懾一魄外爲兀  
木揚么猛如虎貪如狼擁衆跳噓之首所畏憚



二同也忠肝義膽裂石穿雲利害死生矢志靡  
慝察微考幽有非張劉所能

三同也其

素所自盟必以迎二帝復中原爲結而運籌  
決策畫然不爽倘無宵人掣肘縱其如必能  
挽回氣數再造金甌者四同也韓有子亦  
有子其忠勇焯燿俱排宵漢而壓海岱屢  
克紹父烈者五同也獨蘄王幅巾歸第優游湖  
上十年口不言兵足以消中朝枝嶮之念爲善

保功名之會耳然鄂王道在卷舒神機互運亦  
豈知進而不知退者哉人盖有幸有不幸也鄂  
王擔荷重任大師所向草木怒號直抵龍府  
與諸君痛飲岳之胷中已有定筭矣莫  
字鍛鍊成獄豈岳所能知哉卽蘄王此亦必  
無規避權相首鼠兩端之事天以全  
以全禍予岳皆數之不可測  
之被禍慘  
故千載下老穉婦女無不搥腕悲  
安披檜頰而



碎其舌者蕭蕭木葉毛髮俱慄。湘江紅及潭  
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清角而歌

變徵英雄悉爲揮涕矣。韓處其幸而秋血食  
與今古感慨亦止及岳而不及韓者。亦兩相  
當乎。不佞每與友人議欲立雙忠祠於明上蓋  
稽二王之異而信其所以同者正在此。况翠  
微亭舊址在飛來峯循冷泉亭澗傍拾級而上  
樵豎皆能指數。蘄王塞驢童子往來恬嬉其風

流尚可彷彿而岳墓松楸榱桷遙相掩映則二  
王必懽然莫逆誠哉同調合德者乎。韓之孫嘗  
訟岳寃乞加厚卹則精神且同符三世。今雖  
未遂此舉尚有待也。因檢二王本傳合心之曰  
西湖雙忠而表弟沈恒月亟請付梓。人邢穉  
錫訂正一過遂增西湖一種勝事。兩六橋丹  
心並照不磨矣。

經濟類編序



大宗伯北海馮先生弱冠登朝參侍經幄直承  
明著作之廬者二十年既繇也掌秩宗國

家鉅典及兩府咨訪悉出先生擘畫以內爭倚  
重爲當今韓范勛業雲騫而以積瘁以待天下  
悲思之至今讀其文如玉璠金版不可以滅想  
慕其中藏如學海經神不可蠹測而先生生平  
所專志壹慮者實在經濟一書今年春先生介  
弟民部公以治粟蒞浙出先生遺編芟次成帙

暨盭臺周公司李曹公手取鑒定蠲貲付梓分  
命在位督其役二三文學討訛覈贗晝夜竣事  
既卒業而不佞竊有概於大臣之用心以文人  
殊矣先正之言曰五經爲藏府六籍爲心厨三  
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言理道之各適於用也  
顧載籍不殊搯量自別仁見爲仁智以爲智文  
人用之則文生大臣用之則以夢花吐鳳  
之辭縟繡繁弦之韻截蒲編柳參爲多飛影



敷珍見者閣筆何不足以自表等然無當於經  
國大計在文人奉爲駭犀青  
大臣之度

者且視爲蟣蠓焦明過而不問者也  
大臣之  
用心詎可尋常測哉其吞吐寬故其苟掌廣其  
識慮遠故其採貯宏寧失溪沼之清泚  
功成江  
海之巨浸亟捐秋蟲之善音必先巨鐘  
鑿鞫  
自宮闈以至閭左由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  
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靡不殫載彼

方視宇宙內事如以高下制水燥濕制火按方  
察脉綽有定算而後神明之妙出焉噫此可以  
窺先生矣先生天才超逸每下筆數萬  
上鞭風  
馭霆不可逼視如徒以文人自期卽勒  
一家  
名山不朽直噴沫及之耳矧古今類書汗牛充  
棟如丘良孫之胠篋李商隱之祭魚  
不足道  
於中稍取節焉嘗鼎臠啖鷄  
適用而何  
必於是編也蹈机握杼組織天地  
取列史之嘉



謀碩畫以備藥籠彙古人之芳規  
懿行以成衡  
庫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  
海出珠若

取諸寄然則先生之意不盡于此書之生之書  
亦不盡於此編而無念不對君父無時不注經  
濟則藉是編其精神風彩已照徹千萬  
數矣故  
嘗爲之說曰語貴當机道期適治呂聖  
切名士  
必書賢於庾仲容之意林李文饒災異必錄勝  
於周長生之洞歷昔韓魏公慷慨決策知無不

爲迺其生平獨未肯以瞻許人而范文正蚤歲  
受經輒以天下爲已任會知大臣操慮造化宜  
別有處分當其定危疑臨險艱衆方氣  
一呼膚慄  
莫敢措聲而鎮靜從容單詞立剖非素  
共胡以  
應卒則居恒挾持可知已豈徒纂句鈎玄結繩  
纍瓦祇以鞶帨自耀者哉此經濟一  
乃所以  
見先生者也不佞又聞先生  
之際手條  
遺訓一字未安索筆改正旣屢趨  
家人封章聞



鐘聲度已進 御廼已迄今讀其遺疏忠愛匪  
惻言言飲涕真有致君堯舜之 先生者屹  
然大臣丰裁至此論定矣記曰經綸天下之謂  
才又曰道爲聖者用辨爲智者通先生潛志一  
懷用摛八極籠罩今古萬物効靈有大臣之才  
精誠所結在帝左右馳驟百氏黼黻徽 以有大  
臣之鑒愚不敏不敢謂是編爲先生未竟之書  
也

### 大明律例序

律者其原本於道德仁義而散之爲用周禮司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而絲分 以悉屬  
爲三千律蓋始諸此矣自漢迄今世輕 世重至  
國朝通之以例較科條更加詳焉設身處地洞  
幽徹遐如懸鏡燃犀纖瑣具載無非 司命者  
婉曲萬端必欲求其生全而不 始加刑卽  
加一刑必證一款使人俯首輸誠而無怨故白



虎通云五刑者五常之鞭策也愚亦謂作律例者非明天道達人情體物性經 亥鴻苞八

冥者必不能爲此書居民上而不熟以律例夜行廢炬跬步何由前也今國家令甲首廉愛民之長惟是明罰勅法端軌章教使民皆知法之不可蹈而不敢生不肖之心用以聯絡只知唱讚禮樂百不失一以庶幾民之寡過而未必慊於志也暇詢掌故覓一詳明正律偶得善本集

解纂註頗詳瞻備覽因再加校訂搜攷新例隨條增入補紕正訛燦然成一書而謂不佞當識其首夫記不云乎刑者側也側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民命至重素問禁方未辨甲乙而驕稚於倉盧將以揲荒而更草菅耶聖人之重民切矣禮以防淫刑以止殺抑暴以弱難犯易避其究摠以納民於正而不邪明乎此者乃信賓主百拜肉乾酒清之爲養安與推鞠



按斷園府肺石之爲布德用有異而意實同則律例之設何可一日不與六經並著於世

也漢吏用法之平首推于定國杜延年至質成合蘇瑞應鸞鶴而實由明習律憲秉以明恕人無隱情所決不恨後人習小杜律咸共譽以比於東海于公倘律於何斷例於何引一下出入秋毫泰岱卽欲心存平恕觀璧議輕而梧丘之寃其何逃於簪燐此豈李莫援國僑爲衆母

而深澗逸禽之董闕于所以善愛民也卽謂大府之有律例比於豐玉荒穀何不可已噫今之民生疲極矣刀圭旣不戒於病後而調劑元氣全在司命身鵠之末端而鍛鍊以戕夫生其謂之何道德齊禮鞭蒲可捐此聖人制律之本意也更以告世之讀是書者

錢塘縣志序

豫章聶純中先生初試爲令來蒞錢塘蠲苛澍



膏德理敷邕爲之五年而民安七附心歌腹詠  
有神鸞奏雅之化焉頃以其四  
乘蒐秘佚

發凡證例汰冗酌宜徵之文獻爲縣之旣成以  
示承學鯨因祇肅披讀而起曰懿鑠哉公之爲  
茲舉也蓋志之不可無者三而有則衆歟備焉  
禹貢揚州之分野武林屬吳而錢塘之石實自  
秦始新室改爲泉亭東漢仍復其舊入國朝  
辨疆正域始析邑而九則錢塘昔爲統稱今爲

專設而著名最古非他邑比則志之不可無者  
一也方輿所載枚乘七發所稱漸江秋濤及兩  
峯三竺明聖六橋諸勝不減方壺閩風不幽訪  
竒之展無日無之而皆屬之錢塘則志之不可  
無者二也地在東南原爲海門潮汐之衝不宜  
於封建而龍飛鳳舞夙以錢塘爲識武蕭之  
創起南宋之偏安後先數百外王冠履之  
基良非偶然按圖攷跡取符譜牒豈特若風土



記者舊傳之僅侈覩聞者哉則志之不可無者  
三也第振古逮今未有注念及而千載曠

典待公肇新如長庚之初旦亦幸矣然愚知公  
之非徒揚詡爲也先王量地制邑申畫郊圻書  
稱庶土交正謂墟壤經緯燦然可紀周禮九職  
九兩六聯八成之法廣及園圃藪牧大司師儒  
賓客細至貨販閒民並埒爲宰治宏規而邑令  
比諸子男爲親民之長視百里內如髮膚枝節

癢疴相應布德同風起化因俗砥疵察微燭照  
忝計則邑之有志正振裘持領舉綱收網羅川  
原民社於指掌而鑒沿革善敗於書紳石也顧  
可闕歟今觀其紀疆則墉壑畝藉登耗殿興之  
總括也紀制則琴堂花署叢宇琳宮之臚列也  
紀勝則神囂仙的翠巘丹瀛之鱗次也紀都則  
祖社朝市龍旋虎變之臨馭也則玄鬢巷  
歌黃髮擊壤之芳躅也以至忠貞義俠金石不



雕白閣青雲芳華並綴賦奏菟園之鳳律文呈  
玄圃之夜光遂復採逸禮於飛遺詩於達

路而祇經恠牘漆書竹簡名山一家之言無不  
綴焉猗歟盛哉鑄古彙今以述爲創詳而不繁  
簡而有體可以志矣公雲騫景煥功用乃與錢  
塘首被撫摩而令緒豐功此爲冠冕正心班匠  
施功夔倫准法音節旣諧地靈若闢其有補於  
貢俗經野之治信非淺也承學不敏獲絃誦於

圖籍山水之中以頌敷休美樂觀盛事又一奇  
構矣是爲叙

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序

浙東西瀕海洪濤駭浪蕩雲沃日島夷舟沒往  
往與螭駕鼉梁共相輸轉陽冰陰火之所照射  
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而乘風迴颶颶波起  
立先後厯當事者憂增設艫檣堡屯以至  
鮫宮蜃窟鞭指綦布督府每歲一祝汎樓船簫



鼓旌旗蔽空材官蹶張朱綬貝冑至之若錦櫓  
綉嶺揚天子威靈令鬚耳此一行接摺斯  
亦極盛事哉而抱淵識者尤鯁鯁虞此事之不  
戒而卒無裨也當世廟時少保胡公以元老  
壯猷澄清海甸暇輯籌海圖編及隆慶又元大  
司馬劉公著海防考燦若星羅如斗杓此指幽  
遐畢照迄有成書矣萬曆己亥督撫湖湘謝公  
復拓而新之與海道劉公彙纂海防類考則視

昔益精備焉三河劉公奉

命蒞浙宣威播德

黼黻山河六載以來海氛叵測羽書征調迅於  
風雨而公以文武憲邦左宜右有募敢此厲精  
卒抹馬膏車以贍西北而加飭沿海斥此營壘  
惟謹天驕悔禍鱗髯不揚蓋東南萬戶拜公賜  
渥矣比復深計久遠檄守道重輯海吐此事宜忝  
互考證務求精核或創出新此刷舊額躬  
自標註再三詳定命曰海防類考續編上下數



百年因革夷險若司南指迷燭龍野照蓋兼諸  
公之所長而彙郡書之未備者 乎備哉集

成屬爲簡校竊因得披而讀之舊編少凡四條  
凡三十今更爲八卷計四十五條首輿圖則馬  
伏波聚米爲山而水陸阨要具設也次分設職  
掌申嚴哨探則李光弼一入北軍而旗幟將領  
倏然改觀也次糧鈔額稅則武侯運餉祁山而  
聚屯咸有生氣也次葺治城壕料理戰船兵器

則程將軍擊刁斗周亞夫嚴警備而軍難卒撼  
也次操閱功賞則李衛公信賞必罰而士卒用  
命也次譏譽占候則崔浩吳範語出成誨而合  
符如響也卒之頒使朝貢覈倭奴之變悲揚狗  
節之貞魂瓜分縷析則兩司馬巴蜀檄匈奴考  
而激忠憤倡勇敢之善術也噫公之心蔚矣  
密矣語曰不出戶知天道又一 素具不可

應卒得是編者萬里洪浸如在股掌當機發弩



穿揚貫札卽一旦有警直可談笑却之而承平  
之際預講於此自可消稜蕩

安流將令

地軸迴旋天潢溥潤卽長瀾連島方且奔濤拜  
命其有裨於安攘大計豈尠淺哉嘗觀古今以  
魏弱翁之才其大者特在條上漢家諸臣故事  
李文饒以淵博宏儒而其專精注意乃在元和  
會計簿大臣用心固自有在非特琅函絢觀鷄  
蹠飫味已也以此觀公其遠畧訐謨度越名哲

更僕數矣謹序

武林梵志序

虎林梵刹之盛至南宋而極至勝國詘六十之  
五入我明遞興遞廢而所存者十之二三已  
耳攷之譜牒郡城內外大半爲曇林香宇葢宮  
蘭閣卽清波門之聚景園鳳山門之天津園錢  
塘門之擇勝園俱綿亘數里  
山歌臺舞  
榭帶雲駕霧天工人巧無所不備今悉化爲一



闐之市桑麻禾黍之場矣宇內稱武林繁華蓋  
庶幾彼時足以當之如目前一去朴陋無  
多也僅僅明聖湖其爲利于地方百倍然視宋  
元已減其五卽二十年來又減其二三豪猾侵漁  
積漸何已非兩高五雲聯梯亘岫幾無以啓眉  
目噫此武林梵志所必不可已者也一以紀生  
齒阜繁往哲休養培植之所由致一以紀時代  
隆替觀風問俗之所必資而名賢耆宿苦心拮

据千古風流不令湮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要使廢有時興興無時廢則方伯桐城吳公亟  
命採輯垂之永久意深遠矣概爲六則一以四  
凡

額名 以新額爲主宋元及俗稱附  
沿革 現存者新建及興復者又有一古僧存  
而舊志不載者俱爲主廢者一

名勝 山水之勝不能遍紀惟以梵刹爲主標



異蒐竒以供卧遊

古蹟亦有未必形勝而係確

可磨滅者

正吊古之士所憑雖小必載

人物有地與人俱重者亦有地因人重者分綴未備詳宰官古德中

題詠紀山水不肖山水詠性情不合性情濫觴極矣遴採必嚴不以多貴大概詳於古而畧於今詳於碑記而畧於詩賦但有泉石賴品題

以見者亦有勝會名流興到口占自足點綴寂寞不敢盡廢

一天朝寵錫

夫覆載之中浩蕩均洽帝力何有王仁無私而綸綍所及日月光華神鬼擁護士受一命且由泥蟠倏升層霄矧車書大同之日梵地章明禮樂刑政兼收並用而非藉簡命何以宣敷休美又况歷劫兵燹滄桑幾變空王臺殿巋然



初集 卷之二  
獨存豪舉無所施謀駢脅莫由展力則天朝之  
重奕世不磨者也詳攷武林替 多肇於石

晉盛於吳越王父子至南宋極矣元天漸蝕入  
皇朝次第重建其錫賚之大者如創寶刹賜庄  
田賜帑金賜鏐金如來像銅迦毘羅神銅深沙  
神金銅羅漢像紫衣玉珎金爛袈裟水田數珠  
金澡瓶費或千百計而文字翰墨之寵則藏序  
偈說號謚銘讚賜額賜碑以及飛白羅扇一字

一畫比於赤刀天球召對禮遇之寵則命坐賜  
茶諏訪溫諭以及御祭賜龕爲存爲歿不減莊  
嚴七寶志中所載大畧因寺以存復舉以駢枝  
詳列則篋積竊亦有尠見焉吳越擅魚鹽之饒  
建國都於斥鹵物力充牣金碧耀射多名功德  
院以侈一時之盛至今著稱鼻祖斯以隆矣南  
宋移鼎自汴龍鳳協祥然自太 宗仁宗神  
宗咸有勅額歌頌則契嵩宗本諸公實能感之



高孝以下皆緣見聞作佛事若理宗爲一寵嬪  
製七十二殿九井十三池何異 宮耶惟我

聖祖普賜天下叢林各有額錄僧司正副督其  
事容光必照正明等覺始無偏無側矣 成祖  
召有行者宿纂修大典預其盛者俱蒙 兵數以  
及 列宗頒賚金藏葺寺鑄像所至頂禮發諸  
善心皆列本寺以彰隆遇不復析紀敬錄 皇  
上寵錫 勅賜瑞蓮觀音大士像一軸上有廣

運之寶及御製讚一首

二宰官護持

昔世尊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宰官居之名碩  
鉅工能文章著經濟者無不究心內典 取禮香  
林夙業往因根葉自應非特若房次律蘇子瞻  
之以夢以徵表表著見也武林山水 勝車轍  
不虛先詰翰藻爲禪林雍樹者 宋以來諸  
公什且八九列之尺幅儘堪仰止而愚嘗謂前



代有其人不善其事善而必不可廢者王欽若  
趙師異之放生是也然飛泳德章已先之  
矣有其人不善其事不善而必不可廢者楊髡  
之鑿石爲佛是也然錢武肅宋宰臣已先之矣  
頃西湖勝蓮社雲棲大師建放生會歷一十餘  
年不廢自可延之永久而寶成一片石稍有三  
佛二詩遂不能湮沒其光輝則鑄佛亦有補歟  
至若一詠一歌令人於蒼烟綠草之中尚彷彿

獅貌法座則護持之功要非淺也今卽本郡名  
賢及流寓梵宇有交游有題詠者槩其少平隲  
括大節并紀禪喜以供達人窠廓之賞以證堅  
猛叅求之效如其未備以俟來者

### 三古德機緣

自初祖折蘆五宗紹葉摩竭祇樹聖以地靈南  
嶽北山地因人顯故塵外摩尼師子照映  
今昔武林爲尊宿與區金枝玉臺駕慈航於法



海者不能殫記畧舉所傳以光梵乘總之間等  
須提請同迦葉學山仰峻挹海遺風在握  
其有興乎

### 四歷朝勲績

梵刹由武林建武林以潮汐濁滷之鄉栗聲名  
文物之盛代有作者功用不磨紀忠義於烈樹  
名教之巨藩紀創業貽謀貌包絡之正戎試一  
覽觀意深遠矣俱梵志

### 仰山乘序

新安爲三天子都黃白嶽檄馳方域歷今已久  
獨仰山境最幽蹟最竒其高至曦軒月智之所  
映拂其險至龍噴虎攫之所分踞其靈王獸甫  
鳥畚之所營剗乃忽有桃源薜園清泉曠埜可  
耕可汲可聚萬指豈非古德奧區而至今日始  
著沉鬱千古劃然一新亦快矣其由則玉  
覺二師鼎建請額德功並懋而栴禪力作倡其



始者實在守靜暄大師應化現真肇其基者實  
在唐智通寂禪師傳燈稱馮仰 山之名此  
所自出而超象游冥標其異者實在忍寶誌公  
大德禪師其所留錫杖剪尺拂扇十二時歌至  
今隱現巖洞樵牧間而誌公實古觀音應身度  
世夫誌公游戲頽波宣導迷莽金鏡遍以幻證  
真常在千百年間乃一效靈於靈谷而  
皇祖建浮圖寶刹以十三庄供養脩極隆重再

效靈於仰山而 今上勅名真覺禪寺 慈聖

太后賜滲金慈像及宮錦裝潢華嚴等一大部  
千佛懺經并錦闌紫衣三緣和合如取如攜則  
何以故要是大士普現以表明正覺而 住世  
如來夙契昔因耳不則荒崖枯衲遂能徼寵錫  
如此哉愚嘗觀輿圖所載梵宮靈刹之擅寥僻  
如補陀潮音洞之香燈花鳥點 心濤北臺之  
積夏冰雪毒龍馴伏匡廬竹林有影無寺而晨



鍾暮鼓縹緲在聽倘卽心生法生妙明常住者  
耶多所見少所怪衆諸根地不此爲惚恍而  
託蹟韞異要未有不顯者特時有後先亦若成  
數爾爾而仰山屢現靈竒神佛呵護曇林香宇  
莊嚴如洪荒初闢何可無乘乘又何可不傳也  
凡助成茲勝者本邑程吳諸居士徧空工人而  
唱讚檀施及文字兩緣者介如石師實始終之  
咸具大士行門與仰山俱不朽矣

### 奕園史序

園之名最古穆天子西征有司竹園莊莊爲漆  
園吏在易之賁招隱於束帛雅之鶴鳴鳴以媿於  
樹檀詞朴而旨微攸然可思嗣是花石亭臺競  
竒播幻天工人巧無所不到乃平泉金谷麗極  
矣而蒐園之詞賦文園之寂寞爲風雅鼓吹又  
若在此不在彼何哉余未至休不獲游荆園  
曾讀荆園記頃復讀奕園史奕園由荆園有而



余謂孫氏父子善居園也少竹先生天性慤真  
樹竒節意不在豪舉而以荆游 兄弟照鄰嗜  
竒耽古志行矯上悲思其父不忍有荆園而以  
奕游於父子卽今史所載琪葩美箭飛閣虛堂  
青梯紫洞阿簷巨堤諸體俱備且收三十六峯  
漸江遠近之觀何不足以傲愚公拙夸父而萃  
其勝於見思蓋吾恍然若身登見思閣而荆園  
在指顧間卽一泉一石何非瞻岵停雲之想而

諸公爲記爲銘爲詩爲頌何非南陔白華之什  
也哉稗史諧語昔爲婁師德園今爲袁從師樓  
每共撫掌如無照鄰善承先志妙運杼軸以數  
晦甌脫劃若天琢韵采旣饒託寄非尠標芬襲  
綉詳哉言之要盡於雲杜先生所稱奕園日新  
而荆園之義益高自足千古何不世世爲孫氏  
有也雖然古今爲園獨推頤壁 乃不能徼王  
子敬一頤粗具賓客卽屏斥車從何足以窘子



敬今奕園得雲杜記比於荆之大函而少廉景  
升諸君墨汁爛燬遂使照鄰得  
之不可已矣是爲奕園史序  
馬辟疆則詞

合刻浮溪鄂州二集序

愚嘗論宋自靖康播遷之後人心積鬱而奮地  
氣轉軸而新一時英喆竒抱之士雲蒸石變或  
折衝禦侮或鎮靜審機史不勝載而詞人之雄  
文苑之長咸足以鞭風霆而揆天藻至今膾炙

人口若學士汪公彥章鄂州守羅公端良名未  
必與李僕射蘇端明並艷而著作實不謬兩公  
如汪草皇太后手書告天下有漢家之冠十世  
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句莫不悲憤淋漓感動天地至韓世忠兩鎮節  
度制文及責授張邦昌潭州安置其崇獎忠義  
褫斥僭逆凜秋霜而貫白日不  
此療頭風矣

讀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綜今續古治安策上



神宗書能過之乎羅之韞藉稍窺見于帝統內  
宮間淳熙六進劄子俱有用之 而雜著古質  
有秦漢遺響兩公齒爵設施俱不同而不可謂  
非登壇之伯仲也然汪公自慶會閣詩成時人  
輒爲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位列通侯食采  
邑天子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賜  
之孫覲稱其居永州循鈇鉅潭入愚溪文益奇  
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子厚相望于數百載而

羅在乾淳間朱文公周益公視爲畏友學者稱  
存齋先生至百三十五年後有得其小集讀十  
百遍方下筆客至扃篋惟謹則二公之石原不  
泯於天壤間特世之淺學尠聞見者未讀二公  
集莫測其深耳二公最著者爲浮溪文粹鄂州  
小集歲久漫漶漸化爲神仙五色魚矣新安畢  
孟侯先生性喜異書有得未經 摩者如獲拱  
璧隨布之通都不乏十餘種而其長公疑耀好



古嗜竒力搜二酉父子同癖偶從里中敗筭得  
此二集先生喜爲加食卽命合公之同調汪  
公諱藻羅公諱願俱新安人乃先生茲刻非特  
爲枌榆光實亦闡南宋人文之盛增古今詞苑  
之雄二公名且與日月並長疑耀與俱不朽矣  
太上慈悲九幽拔罪懺法序

肇自玉京署真軒峨剔教丹書紫字昇二飛步  
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咸用蠲滌邪累

藻潔形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遂迺臚設九垓  
弘宣萬有厥績懋矣 太上憫念愚蒙私種愆

戾如窅自投入網難脫禍車盤轉黑牢軫蓋因  
復演說九幽懺法精心導引朱宮之八戶洞開  
矢志祓除神華之三葉悉現五業冥收四恩資  
報始知 太上好生蟲蠅胥護飛蛾焰火得情  
勿喜若慟訣投誠丹府畢照雖 光之所不到  
都盧之所難援而道力弘深法源明淨自能徹



泉臺爲碧落超閬壑以逍遙則此懺法者蓋肆  
赦之靈符返魄之秘寶也嘗聞 仙大道根本  
孝敬而翻譯有云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  
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  
苦正詳指是經衆善兼具者矣噫輸載留塗輻  
貞始慎析楊反接萑苻晝皐故劉徹怨加性於  
五難雲笈懲學人以九患渣滓日來清 日去  
耳提尚謬妙義誰叅世人果能視胎珠爲結綠  
綿玄牝以還丹一念一時無忘作善銖寸不已  
自成丘山則 太上標孝敬之宗樹方仁之鵠  
是說經指歸也豈徒搏頰苦頂販符賣籙爲世  
諦所不載者哉予友鄒居士樂善好施相信此  
經重鋟廣布夫微言幽渺總曰至心予請坐進  
此道于持懺者

讀錢季梁先生遺稿序

不佞鯨自舞象侍先生湖山間十五年不相離



每嘆詫謂先生真再來人也先生性喜獨往每  
意到任心縱步上薄絕巘下窮冰宵窳溪壑

無竒不探飛觴藉草仰天拊掌不復知身世何  
有或子夜月高杳莫窺先生所往忽聞嶺腰嘯  
聲劃然須臾命酒清言達旦鯨時侍坐亦恍恍  
忽忽若在閬風烟城間矣既癸未受知沅太史  
名益藉丙戌奏南宮海內爭願望見乃先生愈  
匿影不出每弄雛之暇焚香佳席闐若無人披

幃始見已而嗒焉默住了無關涉間抽微言天  
真鼓躍直如霜降水枯本來盡現嘗拈劉南坦  
先生語示鯨曰如我等人造化當別有處分彼  
時覺紫氣蘊蒸幾滿大宅噫先生所自得詎可  
測哉茲編出政事之餘及獨酬互對應机發弩  
直寫胷臆其聲詩在常孟陶白廡戶之間譚理  
出朱陸網羅之外而先生所心者蘇長公集  
蓋寒暑跋涉無不與共者也先生恒謂鯨曰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胷中故飯牛而牛肥夫文士不能杜得失安能調其苦以此 曾先生著述思過半矣比龍蛇之厄近在秦川而所建祠宇時現靈爽民有冤不得白者伏地悲慟每有竒徵然則先生精英照薄如覩眉睫能使八低回睠注久而益思遺稿之刻安可已哉先生胤子兆禎嗜竒篤學頻年不窺家園有識者傳其必能紹休父業茲復哀集遺編傳諸琬琰而囑鯨下猶著名姓今使鯨得托先生鯨有厚矣因載鯨之所窺於先生者如此

玉茗堂樂府總序

湯若士先生初爲紫簫記後編爲紫釵才子之思文人之筆妍弄潛移清風獨轉繼復爲牡丹亭三吳咸稱自會真傳來今始 兩最後爲二夢而極變窮工又現一竒矣齊梁麗曲首推鮑



謝要以含意未申芊眠結鬱爲傳情之至故河  
梁送別攬袂歸萋摠不若春草色春水綠波

二語自足傷神至讀長卿長門陳思感甄宋玉  
諷賦令人齒酸氣顫又何絲藐醅酏也然棗下  
纂纂花上盈盈風雲襟帶一時都盡又何言哉  
若士發小玉之幽排扃麗娘之異恫婉嬈乍矜  
餘音半逸擢紫莖於黃臺射青燐於白臺哀響  
外激按節欲停當令鵠降霜飛颺橫葩燦而乃

歸之蕉鹿等知十千大地俱屬塵勞弃海認漚  
湛圓恣礙覺而知夢未名真覺也四編之第以  
出意在斯乎噫空花泡影摠爲情結情隨才轉  
才高則情深亦惟情深者能忘情登徒丁皆不  
及情者耳余友德聚耽竒嗜古喜蒐異書帳無  
畜伎而雅慕洛誅彙若士先後製合刻之曰玉  
茗堂樂府成以眎余時余方曷明閣詠無言  
之詩急携邯鄲枕游大槐國命雪兒一再歌之



栩栩然適也因作讌語數行弁其首以償昔之  
許序二夢而未果者

周一賢先生交牘序

昔太史公傳游俠而不傳交游乃不能無慨於  
翟鄭夫鄭莊行千里不齎糒至聞之人王豈可  
謂交道無力如翟公者特所集朝槐暮柳耳如  
有聲氣精神縮結天下賢士則魯國男子能白  
孔北海之冤豈盡以彼此易念者哉絕交書叔

夜以世憤孝標以人憤自堪爲友道鍊步障余  
嘗欲彙古今人薦於論交者爲交譜而乏暇也  
今年來石城同社傅仲執江伯肯鍾伯敬諸君  
爭稱其鄉一賢周先生之爲人余竊嚮往之旣  
見其子公缶清妍韶秀真千里神駒就試賢闈  
尚未受髮當不減衛洗馬余益企羨以爲非令  
德不宜有是子而一賢携公缶然造余訂僑  
札也乃得習其夙昔本出豫章徙楚之竟陵爲



著姓少攻舉子業不售則假薄宦以游於四方  
南之吳北之燕西復入蜀每遇山水輒低回  
不忍去而所遇名公良友無所不傾倒依依戀  
戀牽裾徬徨諸君子同口共稱一賢賢能薦友  
道以故投贈寄訊之言日月爲積一賢亦沾沾  
喜庶幾當吾世而不失賢豪遂爲縹緗錦帙五  
色陸離且欲壽諸剞劂噫名豈虛立一賢必有  
所致之者矣天下士道廣難周豪舉多贖游於  
大人其有道乎余樂與一賢父于游而書數語  
其首俟他日彙交譜當徵此以充楚部其待  
之

彩毫記小引

屠緯真先生初製曇花記思如吹影語若鏤塵  
總爲衆諸不解往因一洗薰縛耳乃其間驚紅  
慘碧壯色欲飛斲雪敲冰雄心冷須臾怒目  
倏忽降眉慧鋒捷於三車業鏡徹於八水疑城



既破丹府非遙不免再抽彩毫爲青蓮寫照一  
片玉壺澄泓映徹遂迺遍滿聲 頻伽欲舞矣  
噫太白濯足塵世靈心自然采石逃虛風流未  
盡非出世入世固不能遊戲三寸爾爾也先生  
過太未日夕晤對偶出此編把讀巡環因揖先  
生日青蓮千載後金粟是何人先生咲而不答  
頌副墨紀之

吳愍烈閨語短引

去穉余自燕歸聞里中人嘖嘖稱吳貞女事甚  
著已心異之越一載而其父粵州君手一編示  
余燦然滿楮蓋重哀其女侘傺殉難而乞靈於  
文人以冀託不朽者也噫貞女之所自託者有  
在矣安所藉於世之文人爲延陵一劍以心許  
徐君猶不忍負女自問名告廟天地可鑒金石  
不移何論榛栗之未入贄此貞 所爲絕食謝  
藥餌欣然願往卽少緩須臾不得者也後先同



盡旣獲死所求仁得仁其天全矣奚計託不朽於緗帙間耶至讀所爲閨語者又其夙慧餘矣尤不願與世人共見之者也雖然如貞女之所處難矣方聞訃時盡傷欲絕爲母若姑者非靡以俗見易入則誘以天性難解胡一念不少動而請侍舍請視喪請執紼擢阻百折而卒隱忍抑鬱以自速其死也大節凜於霜心皦於白日謚爲愍烈不虛耳余與粵州同里閨素相善竊願請不朽於世之文人也片語可徵敢告惇史

黃貞父天目游紀序

天目去兩峯百里而遙介在叢僻非歌舞戰鬪之場以故棲真老衲多託迹於此而游客不常至秋空月白丹楓標霞貞父茲游適與景會樂可知也趙季仁曰觀山水如讀史各隨其見趣之高下旨哉斯言真父爲政壇石五年而治豫



章名達或擬之坡公或擬之涪翁此可以想見  
風神矣頃赴小儀之召過里休一賓客雜沓而  
無日不嘯咏兩高明聖間又於鍼芥中携耆宿  
小阮盡天日徑山之竒而有勝必紀侑以聲詩  
萬壑雪濤隨意噴礪鮫珠錯落洞籙分黎人皆  
知其才地宏肆文波斐亶爾爾而不知其心境  
朗徹曾無芥蒂遇境則合境過隨往如電光鞭  
影倏忽俱銷故能于虛無遼廓之中會其自然  
之韻以自見其仁智而驅馭風物收之楮端卽  
今觀紀游諸詩恍然雙屐上下千重松雲間雲  
海盪滌身勢飛動則詞之不可以已矣意六合  
以內虛無遼廓之致何必在遠乎余未到天目  
需後游而能言其紀游者如此

江邦申台蕩紀游序

嘗觀古之文人其耽嗜山水每一最竒極險處  
匹練縋崖鑿山開道或號咷或鼓躍誓不返顧



必窮其勝而後已人皆以爲有山水癖而未必  
盡然也牢騷之抱寥廓之襟意鬱結騁乎八  
極一不得而寄境會情不覺流露蘇子瞻所稱  
其人悠悠忽忽非用世之士必有道者夫至人  
食風吸露剗形雲壑濯性黜岑與用世之士彈  
壓宇宙驅策百象皆稟至性非浮湛上下者比  
而不遇竒險之境不足以發之其亦相發然歟  
余友江邦申嗜古負竒幼卽以舉業冠軍一入

官金吾無所發舒而詩賦古文辭纚纚數萬言  
標韻幽奧頃挾二仲同好浪游天台雁蕩有竒  
必探遇僻更賞游者涉獵飛去而邦申之寂寂依  
依若對語若密授忘食移晷不忍捨也積爲記  
爲詩又纚纚數萬言洞天福地萬丈霜濤一線  
鳥道俱束之毫端矣快哉余未至台定藉友人  
游記時一神往今讀邦申所載赴響荅抑何  
宛折多姿而必不敢信邦申癖專在山水也子



非我焉知我不知魚之樂試以貢邗申必稱阿  
霖知我矣

叙卓仲昌詩草

余社中之居棲水者爲休復去病仲昌相隔七  
十里不能數數見見必夷猶數日夕乃兩君清  
約澄澹如姑射冰雪而仲昌英爽軒翔節俠自  
喜余每對休復去病惟清言枯坐及仲昌至必  
喚酒盤礴選隊徵歌兩君亦欣然把臂入林風

氣豪上極平原北海之歡蓋十五年所矣休復  
旣登公車去病講德金臺仲昌自幼游覺宮游  
成均大司馬署所至無不高等竟濩落不得志  
頃獨居無侶遂避世金馬供  
天子丹山鳳丸鴻淵龍肪以寄簡考之懷非其  
好也迺牢騷侘傺無所發抒境會偶觸卽爲聲  
詩涉閩入燕奚蘘益著余每得一片楮亦輒擊  
唾壺且讀且快以爲悲壯雄桀宛肖其人而落



花詩嫣然繇藐又不殊南國美人何仲昌才饒  
情廣也夫才如風情如水水動以旋點綴漣漪  
於波上爲趣標景象生恍忽乍迫仍返於無此  
雖仲昌不自知而他人能道之乎仲昌且北與  
其兄去病共朝夕不佞休復亦次第至燕市和  
歌當不減棲水夷猶仲昌彼時又增詩草多多  
其預辦洛陽紙可也

尹孔昭澄江襍詠序

昔有集詠古詩爲詩史者或以爲非古不知哀  
江南濠梁吏未嘗不直述見聞以至覽昔撫今  
紀勝感舊語質而境符以賦頌之餘體詩風雅  
之別趣正自古色流映矣余同年尹孔昭澄江  
襍詠不欲以詩名而觸景成句信口作吟取證  
典故恍然寫照余客長安偶出相示一再披賞  
如松間風如雪畔鶴泠泠清響以想俱消非孔  
昭何有此也然余觀孔昭不慕脫畧而自饒物



外之致貌雖豐下而無殊山澤之臞曠抱則虛  
舟冲襟則醇耐其氣暖其念直行托甚遠則孔  
昭直輸性情已與風雅合更不必紙上覓句模  
仿古人矣

王仲君詩小引

王仲君居西河下世以詩書起家受三朝簪綬  
仲君自弱冠不得志於儒而寄諸山水意到輒  
爲聲歌旣趨省其尊人遍覽楚粵諸勝愈益自

喜歸益不能一日在闌闌就龍井築曲室衆流  
飛白片雲朝青焚香孤坐其中勝情之士往往  
過之爲遲回不忍去而仲君所爲詩益工人人  
知有王仲君詩仲君因檢點若干首將付棗而  
以問余余嘗謂西湖兩峯之間菁莪隱約當不  
徒供游屐而逃名卜築於茲者多不擅風雅之  
技卽孫太初天才超逸往往得此語已不免骯  
髒露竒粗豪任氣况其下者昔人謂山川之氣



能隔礙清通其然豈其然乎有王仲君詩可一  
爲西湖兩峯解嘲矣

題許才父南征紀游詩

詩可以游游士之所菱陟鳥道魚岡虬巖豹窟  
或舩艫短篷乘風破雨會心觸境何所發抒以  
至名區初到韻客乍逢地主留連離亭沅瀾俱  
不得不託之詠歌以寄其凄其歡噓之致若夫  
胷中塊壘酒後喑鳴至情有所鬱結臨景物操

不律縱縱橫橫掣霆電而傾滄溟亦足以小自  
展舒而孰謂游可廢詩也古今稱詩能窮人夫  
詩安能窮人策肥曳綺當無念及此特爲解嘲  
耳遊士之有詩直撥悶散鬱之聖方矣及人許  
才父韻致清逸自幼工爲詩性愛客坐上常滿  
海內風雅之士無不交驩才父者獨善病喀喀  
宵旦幾骨立稍能離林第輒稱詩輒招客呼盧  
浮白丙夜不休也顧家中落無所爲生計又習



見其大父憲副公世父侍御公全盛時車騎雍容甚都而不得意於章句徒束身青衿中無可自見則益饒爲詩每游必有紀紀必有詩詩必有刻茲南征特其一也寂寥短韵雖未備諸体要以宣滯導幽託其一時往來聚散牢騷侘傺之思亦自不可廢矣余方遊林屋洞天飽看玄陽洞爽花舟里山梨花石公龍渚消夏灣諸勝未能出一語爲酬而知詩之可以游也以是供

才父撥悶計才父舊疴當霍然已

侑篇引

余嗜飲每謂飲有三必不可不醉有三必不可醉良朋久疎過從深譚一可醉客有言五嶽之勝山水花石之竒二可醉扼腕千古極失意極快意事三可醉遇俗子一不可醉席上有煙花妓二不可醉禮法之場婚慶喪吊之所三不可醉春來獨居深山世故都絕斗酒自勞因取太



史公書撫其慷慨快意事十一條酸楚失意事  
十條命兩甥從旁書之酒到擊節朗吟輒命大  
白颯颯乎如崩山裂崖海壑飛瀉縱金擊鐵集  
百萬材官捷騎而聽其指揮超然登千仞之岡  
而呼吸帝座也慄慄乎如淒風苦雨掩袂倚闌  
入墟墓而聞秋蟬冷月綿蕭而百道寒水永蛩蟹  
交切也酒酣髮指草震谷鳴輒復躑躅凄其不  
問世人何狀修爵無筭則司馬先生之所仰顏

也因命曰侑篇計且欲旁及二十一史稗官雜  
記姑俟燕市與酒人共訂之

澹社小引

由石屋沿水樂洞度嶺爲十八澗山勢峭逼曲  
澗蜿蜒舞樵語炊煙閬隔數里乍入其中真如雲  
井化城都未經見忽然溪窮山盡暫欲小憇矜  
研復豁別開一境層梯碧棧巖壑竒幻佛石戲  
呼小武夷余謂極似嚴陵七星瀨此最幽最勝



南北諸山所絕少者也地幸荒蕪旣無糾殿華  
林之設又無行人可爲嚮導客主急無所調其  
飢渴以故游履亦絕少佛石靈公喜甚遂迺依  
阿圍茅枯鍊於此蒲簷無瓦高不過眉雨至戴  
傘坐室中或時凍雪三日瓶儲俱空有好竒者  
齋升糗挾燧石往訪之發火煨粥陶然消傲遂  
不復入城市今五年所矣居旁有一池水其冽  
出虎跑錫杖右危壁蒼蘚蒙護其上游魚條沒

噴如雨花余每入與佛石踞坐池上竟日無一  
言神氣淒肅不復知在塵世亦不願塵世人聞  
聲雜至會明殊鑑舊從余游文弱有志習韻  
語客子爲築白舫與佛石隣而余亦有田溪小  
閣在湖上近不越五里因共訂澹社爲無言清  
坐之會友人胡休復卓去病聞而樂之趨來同  
事并集有韻衲子每月一會茗供寂寞隨意談  
楞嚴老莊間拈一題爲詩後期者薄罰以督之



每會必選湖山最勝處及佳風日而馮開之太  
史實來主席溪光山翠俱赴杖履此社遂幾與  
廬山爭勝余因語佛石開之今之坡公也密殊  
琴聰都不足道龍泓一派清響與澗相接願毋  
相負作他年勝緣可矣

序愚公匪語

余所交有三愚公吳之愚公愚於詩楚之愚公  
愚於文武林之愚公愚於道世未有不全其天

而能詣極亦未有不愚而能全其天者也飲百  
斗不醉人必曰此於飲道無他但少聰明耳非  
以愚全於酒者乎碩兩愚公居遠余日與武林  
之愚公遊而知其無非愚者高士坊有梅花屋  
明聖湖有讀書舫表忠觀右有蔬齋法華山有  
萬竹廬隨意偃息閉戶下榭衆紛然踪跡之不  
可得遇雪月時或策蹇或讀淨石經或挂酒瓢  
飄飄山水間恒自呼雪樵無日不吟積吟數百



初集 卷之一  
餘首皆自適其所好有與合好者百壺傾倒不知疲也師雲棲老人授淨土六字訣師雲萊百八翁授天台六時訣經月不一勺又未嘗不陶然適已精探荒之術遠近奔走如鷺戶外履蒲每至大危疑人多咋舌避去公獨毅然力任之蚤夜胗視必慎能活人於呼吸間此非憇乎世實受愚之福而公握塵名言霏霏可聽如云不知天地間有何不好處噫愚公非愚何以能解

脫瀟洒至此也念念方壺時時香國愚哉愚哉余嘗與愚公言魯仲連面貌我輩何曾見之乃其居圍城之中新垣衍一庸人耳望而識其非有求於平原君者蘇長公久不見偉人江上遇滕元發掀髯把咲倚檝欲舞令千載下躍然可覩眉宇若鴻寶中精神曉冷鈍聞條達二語字字冰珠也堪與誰語哉愚公咲而唯唯如愚公昂藏白皙恬坦清逸壑雲嶺霍一見賞之何煩



多語然讀靡語詩數章又已恍見愚公矣

朱白民武林新話序

今年明聖堤上爭相傳說有一異人對朝曦而  
蹠且拜見月而舞當桃花荷花盛時及丹楓黃  
葉下必逍遙其間或清嘯或浩歌或曳袖作熊  
鳥屈伸其瘦如鶴其顛如絮客以告朗立朗士  
笑曰必吾冉冉也因相對大噉至新話出而傳  
者益異之矣然讀書深慕道篤者自不以此爲

異昔羅郁靈簫應分構緣惟執手登牀倏忽不  
見且贈言曰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聞冉冉清  
風逸邁高尚靈映借鏡鍊心汰濁返素初何至  
係黃赤之疑鳴三官之鼓哉雖然欲留此爲明  
聖佳話卽詫爲異亦何所不可也

題花溪草

朗閣如斗大海內詞壇客卿文成墨瀋充牣其  
間幾分二酉五車之半自癸丑秋空明開士移



蒲團過懃香燈梵唄清寂莊嚴副墨之子俱作  
門外漢朗士歲或一往惟禪那祖佛盡掃文字  
魔軍矣今秋萍踪禪師寄跡無礙翩然掛榻花  
溪泉沸竹喧老梅迎咲訝頭陀今日始至也師  
初有朗閣三十咏機鋒迅捷讀者心開又有閑  
居詩雪窓吟至懷淨土三十韻而警悟了徹冰  
化爲水乳溶爲酥中邊俱透矣朗士戲謂萍師  
吾方掃除文字而師以文字作禪今朗閣向來

克物浩瀚一時重現奈何師咲曰維摩丈室能  
設須彌山八萬四千由旬師子座及以須彌高  
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居士破除結習正欲空  
諸所有頭陀遊戲三昧不妨實諸所無不亦是  
觀不許讀淨土三十咏朗士唯唯

題五游小引

客以春仲別湖上桃花鳴榔而過柯城所携寶  
幢法鼓龍象哀焉說莊嚴而落天女之花竹林



手談淇上枯吟一切置母犯律月明香發三撫  
陶公無絃琴方諸喚畢連靈六丁晝夜未能挂  
遠遊冠一叅名山勝水廼欲按圖索駿耶旣旱  
魁亦復如是間臨池池中白蘋稿矣與客同客  
者爲新安程君元魯挾漫刺過客魁如也客偕  
之游采真君次第盡其所長應接不暇若書法  
小顛詩宗大曆畫推三藹琴寫中散之遺奕通  
傳咸之旨取之左右悉臻無上友人葉敬君孝

廉樂而題之曰菟苑五游噫君之取游奢矣客  
有百拙日塊處一黃蒲如籠鳥窺空辨游無策  
君有五勝竹床石几俯仰而其快哉雖然以君  
五勝娛我五拙客且游君之游聽然適然其樂  
只且客遂以拙得逸復以逸兼勝耶時入秋老  
梧露菊霜催客返棹君設祖溪邊柳下榭檝飛  
百觴風氣豪上一再度歸鴻之曲聲徹層霄客  
笑謂元魯君歌喉酒德妙並天選願廣君爲七



初集  
卷之二  
六十五  
游客且行遲君於兩峯六橋請以七勝終惠百  
拙元魯撫掌客命筆記之鼓枻而去

李夫人再生緣雜劇題辭

昔京兆常進士追憶所歎乞嵩山任處士導致  
眷戀無異平生任曰漚珠槿艷不必多懷逐去  
常爲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并行雲  
不教布苑剛留得渾似初年李少君令人讀之  
如五絲欲續乃南康薄情因祖山人十三年後

果得生致玉簫抑何幸也漢武雄畧盖世而是  
耶非耶之歌媯娟楚絕脉脉可思友人吳仁仲  
搏響入音新詞燦然香落乍霏珠沉復合其聲  
律中少翁哉噫世豈少文成但恨無鍾情八如  
十郎生負小玉自不煩此矣因語仁仲譜成當  
付雪兒歌之令靈襟颺漾芬珮於徐媿殺天下  
十郎可也戲書其端

歌風記引語



漢高既營新豐娛太上復於沛中置枌榆社歌  
風臺魂魄猶樂思沛因思王子喬挾雲和跨青  
城使者翱翔八極乃一年一度一歸來故鄉之  
不易忘情如此吾友延陵君閱覽彊識才致超  
忽讀大風歌而快之離披藻采一時迸出真可  
謂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騷賦滑稽此  
其東方饒舌矣冠園氏淹雅好文欣賞付鑄恍  
然百二十小兒踏歌咲舞山響谷應我當取千

斛蒲桃漿咽之風雲若襲雙袖矣如頡羨故事  
特爲佩印季子張幄都亭時有蛇行蒲伏者一  
再吐氣耳隆準公豁達大度忘之久矣直不言  
可也

合艾子引

長夏無事風日高徹豐林流水之間快讀坡公  
集余謂人世羲皇之樂無以易此讀竟再讀如  
覩坡公鬚眉顙頤焉每至失咲最後得艾子艾



子世所傳坡公書也夫坡公隨口機發迅如飛  
矢何必艾子當時文與可諸公愛之至贈語云  
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乃坡公卒  
合口不得則何必不艾子矣語有之獻笑不及  
俳辭之不可已也宋大夫口多微辭東方生天  
机爛熳此文人餘波思議卽謬然使艾子託坡  
公以傳又何不可哉雖然天下不皆坦夷人令  
舒亶王珪輩見之未必不以爲箭鋒弩牙也偶  
與幼度看競渡舟集如蟻笙鼓交沸幼度刻艾  
子初成出以佐酒而余乘麩醢題數語其上墨  
花猶帶酒痕香

序王達甫吟草

夫山水之會盡變極妍欽張無盡游士以已之  
適遇境之適皆取肖於性霸以領綴景物各據  
一勝如喜默者嗒然冥契欲辨忘言喜談者捲  
霧橫霄課責魚鳥喜久者淹連壻霓累月靡返



喜暫者一往輒了衣不再披喜衆者竹肉競奏  
鈿釧互遺喜獨者孤嘯入雲丹灶恍接喜盡者  
晴嵐濕岫襞皺皆真喜吟者刻燭分闔撚鬚寫  
照無不足以排馭煙霞對青顙叶一時之樂  
并可詔之來者而盡較遠矣少文卧游逐不必  
身履其地載之笥中不爲虛入輞川而吟又遠  
矣李伯時畫不易見而見少陵詩以至鷺溪千  
尺描寫難盡者詩人束之一二字躍然如生則

又何造物之巧也以故吟於游更近而更廣海  
上王達甫精心名理殊詣直上入武林度會稽  
幽巖嵯壑無處不到到輒有詩甫浹旬而吟草  
成越中山水多半入其游笈矣愚嘗謂游之相  
待而成者卽上林長楊句足爲賦惟以默獨勝  
者未易曉人考槃之永矢弗告似已竟奚若昭  
明絲竹清音二語寂寥蹇傲衆喧俱消則吟之  
不可以已也讀達甫吟草衆勝皆備可不負茲



游吟之不可以已益徵矣

序百綵樓詩稿

不佞曩從周子嘉獲觀其先恭肅公奏議詩古文與夫墨妙之遊戲俱絕勁如鍊畫道古如金縱輒嘆詫以爲天生偉人自田間崛起豈受世之糾纏模楷者低回久之公子姓繁衍管玄而下彬彬濟濟俱以柔道應世爲善最樂而獨於詩書禮樂之場率先賈勇吳中推文獻之家必

首周氏廼所稱桂寰先生則恭肅曾孫而子嘉尊人也先生天性坦樸與世無競人以囂諄之氣凌之漠然不應輒愧以遁至其夷猶魚鳥放意山水悠悠忽忽若迷若醒人最忙迫時獨以閒人最穠豔處獨以淡<sub>也</sub>不得志於公車業而遇境輒吐爲詩歌性情之響宜其吹天籟而狎風雅矣先生入貲署大官厨非性所好而以聲律浮沉金馬門抑亦稱詩中小隱者乎子嘉兄



弟競爽蓀枝玉立是當以公車娛先生綵衣長  
安先生詩歌日新富有將令洛陽紙貴此其百  
綵堂之第一刻展也恭肅流派矣

題查後之吟草

海昌查氏稱風雅太宗自京兆上下四世五公  
皆以詩起家今蒸蒸未艾也後之幼負稱聲姿  
骨秀爽又習見其家簪笏燦爛何難自振拔而  
拓落不偶遂束身龍山下朝披夕誦傲墳素之

長圃步先哲之高衢延通儒納良逸酒後耳熱  
發爲詩歌用以抒其佗傑而萬竅怒號無非天  
籟泚泚乎響徹林木矣噫執雕虎以試象丹九  
轉而始成窮愁益工後之之所自見者何一可量  
也不佞不善吟而喜吟王後之吟草修無筭爵  
因書數語酬之

長夜論小序

心宗善上人清映孤寂畏喧投林不樂與世緣



偶居峯顛竹菴晏棲趺坐每繙經把吟時以自  
適其高閑幽恬之趣見於眉宇余每與藉草臨  
流不自覺竟日留連也偶著長夜論函三爲一  
混一爲無汎瀾縱橫潏也恍惚廣長萬壑未足  
狀其淋漓矣夫道本圓通如水瀉珠珠散不溢  
慧人得其一滴自可傲海若而揖青琴何但五  
宗六乘又况三家支流溟渤浮芥哉此直寄焉  
以寫其念之所到而已昔稽叔夜訪蘇門先生  
上陳太古虛無次及時代有爲作千萬言余常  
恨其語不載必有可聽乃蘇門默不應及聞嘯  
聲始欣然命更作至今所傳者獨無響之嘯因  
寄語心宗茲論成何可不載吾尚留嶺于迥然  
長嘯與飛瀑同落以待之再上一層矣

題江邦申詩草

劉中山詩荀謝筆何少韋平契已久夫八龍超  
宗早擅英聲玄武當晏遁膺劭譽世業之儷郁



乎牙籤以觀邦申憬可思矣邦申垂髫工舉子  
蕤名不減爽朏旣迺以官掩不待逞於豐藻而  
發聲風雅遂入壺的性恬而介骨弱而文靜坐  
斗室發五世藏書抽玄想秘抱膝閒吟蕭索如  
貧素窓外梅藹蘭莖偶一檢點不復問世工事  
亦不喜見一俗子噫如邦申詩安得不工觀其  
苦心積力不至窮三際徹五微邦申亦安肯自  
已也讀邦申詩如見邦申良茂何必父祖吾以  
告世之知邦申者矣

題沈雲君行卷

雲君自客歲九日同醉勝果御校場余始見其  
詩鏗錚藻麗渾是六朝風氣頃迺得行卷廿四  
披玩抑何才奢而用熯也語必投機旨必雋永  
徃徃收其縱橫跋扈之氣而爲清韶綽約之韵  
間出一竒則鳴球考鼓鷺濤鳳衫畢徃齊赴矣  
雲君頃且游長安當以儒術顯樹勤而獲密茲



刻自其嚙矢姑秘奚囊勿令人以詩窺雲君也  
雖然萊公令巴東有秋風亭公初韋應物一言  
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  
必大用果符所言則詩亦足以窺雲君矣

運甃齋雜錄序

昔東坡稱宋廣平面目嚴冷如鐵及賦梅花則  
嫵媚柔媚以爲文與人不相肖愚謂文未有不  
如其人者也夫梅花寒骨冰映直已先肖廣平

矣余內兄翁子先恬澹坦夷蕭然儒素與人語  
委婉明盡務竭其誠卽埜叟漁父無不解頤以  
去獨居官以執法稱人皆畏其峭刻嚴冷疑本  
體與作用迥不相肖而子先適然嘆曰實不嘗  
殊也水至平至柔雖排山捍嶽而不可謂水非  
平非柔此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法如是行  
法如是止特不敢與法忤耳實不嘗與人忤也  
何知耶則子先居心與居官可知矣茲編自粵



西所著隨手隨寫無意爲文而骨幹清挺議論  
平實酷肖其人至於鑿險定局爭俱創始精心  
擘畫利垂奕世尤非徒空言可擬者并昭武昭  
陽雜錄彙爲一編觀者必知廣平梅花原如其  
人不佞益可自信矣

三蘇真蹟跋

眉山蘇氏父子兄弟之盛藻艷千古非若三珠  
四珍僅以代顯迺不意樂城公子孫坊墓隸籍

婺州吾浙遂分西蜀之勝而蒐古蹟訪名裔實  
繇督學周孚卿先生得之香烟蓬影間首爲表  
章聞者無不驚喜第何以從來都未拈出數百  
年機緣巧相待豈偶然哉此卷爲穎濱子坐華  
太守遲遲子侍郎簡簡之考功郎林祖孫四世  
手書筆法道逸不殊文忠文定摹勒一過燁燁  
猶帶生氣而使世人知文章此我一綫長發其  
祥必不容泯又知幽曠竒快之事何地蔑有要



在其人之精神足以發之由今視昔婺以蘇重  
蘇更以先生重與日月俱長矣

轉情集小序

無學初以詞賦發聲著於日富既乃萃其騷雅  
瑰麗之觀而遡原於六經至所爲家範而迴德  
淳泓可詔來禩矣頃又有山房七史體詩法言  
讀回生紀青蓮庵銘酷似陶隱居真誥最後有  
轉情集而收穠艷於平淡列純素於斐亶又何

委折多態也噫遺生而身存忘歡而樂足惟情  
深者能破除有情亦惟情破而情凝益甚坡公  
評淳于論酒德日以醉醒之無常知飲酒之非  
我意蓋芬結此中何可言哉無學禋身如切光  
錦積學若波斯船而不去犯霜露同馬遷之厄  
梗楠之干霄有在而松栢少傲雪彌堅觀轉情  
集知天所爲老其才需其養久無學計者正未  
艾也因語無學能爲人說法方能乞食歌姬院



而張功甫窮歌舞園林豪快之趣自然舍宅爲  
寺皈命藥王姑俟之無學又嘗作支那大藏貝  
葉千束遍參靈山老宿矣

古奏議引言

余不佞有臆見每與友執商之謂讀子不如讀  
史蓋子之精者未必實裨於道德身心而其粗  
者徒以恣洸瀆繆悠之說士操小慧輒襍以渺  
忽以自逃拙此非諸子不讀者抑讀者負諸子  
耳迺若上下今古蒐覽媿匪備經緯之奇闡運  
會之變非史莫究其大者足死謀幄訂金匱石  
室之秘函而小亦鉛刀苴鋌皆有實用夫士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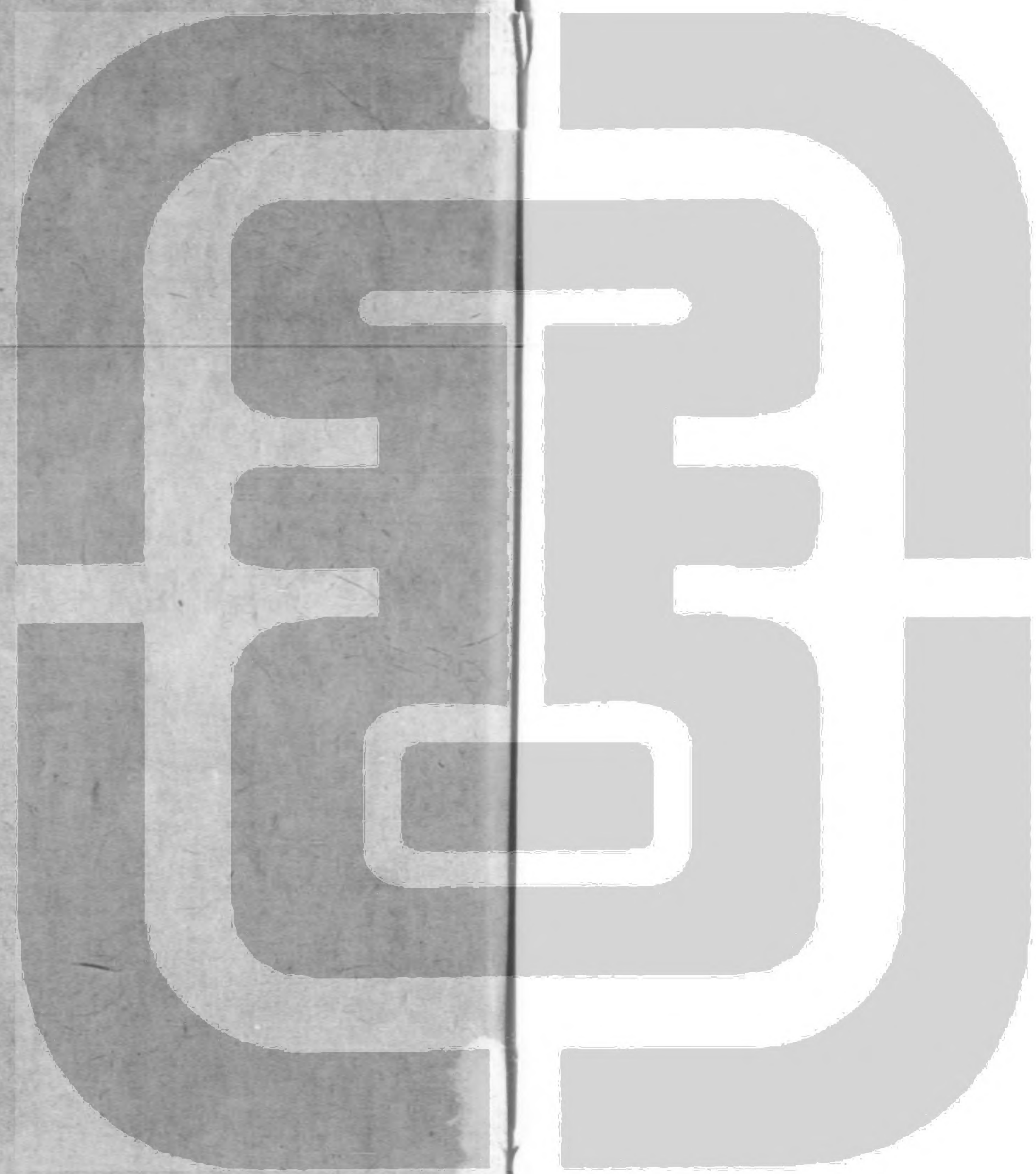
厚自負亦欲有所見於天下後世豈其揣摩簡  
練不熟諳古昔而能空拳應敵有哉奏議亦史  
之一斑也臣子一念忠盡心對或未能盡退而  
擊悅其語以冀採錄其明兵農錢穀星緯輿圖  
以及夷狄不惟洞徹於胸中抑且洞徹於手下  
而後能徼飛蟲之弋獲三代而下漢惟晁賈唐  
有宣公宋則子瞻皆通達詳贍以日月之誠奏  
金石之語讀之無不感動而爲其主者或效或

不效反不若海大魚片言收功而優旃長短之  
譎免陞楯於立雨也惜哉今其書具在古今不  
甚相遠按而行之政有恰中時弊者猶嘗有禁  
方岐黃豈嘗執足求度而千載之下罔不立驗  
士君子亦以理揆勢以考審機以機合情以情  
傳理語入九閭而澤溥於外外遠近不甚榮施  
歟而奏議其禁方矣不則空人所操而動欲決  
人生死於須臾卽盧扁其將能乎余友黃貞父



才情超邁而能沉之以博識其於史二十一家  
靡所不讀間有揚推爲帳中秘未欲示人茲  
選特靈鷲課二三子者耳 吳君德聚業付之  
梓甚矣吳君之嗜貞父也 天下有未知讀史  
與有意讀史而未能辦全書者此以供其一斑  
則德聚與有勲德矣余因嘉其意而樂爲之序  
如此







卷之二